

獨幕話劇

糾 紛

白山改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糾 紛
白 山 改 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漢口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新新印刷廠印刷

書號: 363·787×1092 1/32 開·1 3/8 印張·28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8,000

人物：

秀 英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，青年團員，二十歲。

金 梅——生產隊隊員，青年團員，十七歲。

鄭大嫂——生產隊隊員，青年團員，二十三歲。

孫大嬸——生產隊隊員，四十六歲。

張老五——生產隊隊員，四十歲。

桂 芝——張老五妻，三十六歲。

賈社長——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，共產黨員，四十二歲。

崔大伯——生產隊隊員，五十六歲。

高雙成——生產隊隊員，二十一歲。

馬萬寶——生產隊隊員，記工員，三十二歲。

男 甲——生產隊隊員。

男 乙——生產隊隊員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一個六月天的傍午。

地點：在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棉田邊上。

佈景：一眼望不到邊的豐產棉田伸向遠山脚下。棉田的左

前方有一棵枝葉粗壯而茂密的大槐樹。大樹的枝杈和濃葉罩住了棉田右前方的一口水井。凸出地面的樹根和井台是合作社社員歇晌的地方。

〔張老五和馬萬寶正在井台上歇晌。〕

馬萬寶：（向着遠處的棉田）婦女們，來歇一歇！喝口水也誤不了當勞動模範吶。

〔男社員陸續地由棉田裏走出來歇晌。〕

男 甲：（秘密地）你們看，婦女們今天做活，不像往日有說有笑的了，一個個像啞巴一樣的埋頭幹。

男 乙：我聽說：昨天夜裏她們婦女們開會，一直開到雞叫。

男 甲：看樣子……她們還真想和我們男社員在生產上比比高低！

馬萬寶：你聽她們去喳喳！婦女們的狠勁都掛在嘴巴子上了。

男 乙：她們今天的幹勁和往常可大不相同咧。

馬萬寶：哎呀呀！說一千道一萬，她們就是想爭着多評幾分工。

張老五：（輕蔑地）多評幾分工，她們憑什麼？勞動好還是眉眼俏？

〔秀英帶着婦女隊員從棉田裏走出來歇晌，一個個晒的紅臉大汗的，孫大嬸也累的腰酸背痛，喝水的喝水，擦汗的擦汗，誰也沒理男社員。〕

男 甲：（挑逗的）金梅，你們婦女們今天幹得怎麼樣？

金 梅：婦女們的事，不用你們操心。

孫大嬸：（挖苦的）剛才是誰喊的？……他自己還滿得意吧？

金 梅：還問什麼！馬萬寶唄！只有他的話刺人。

男 甲：怎麼樣？這幾分工不好賺吧？

馬萬寶：這根本不是她們幹的活嘛，偏要爭着幹。這晒出油的天氣，不是跑來受洋罪。

金 梅：少說這些風涼話，受罪不受罪關你什麼事？

孫大嬸：請你們大家去看看，我們哪點幹得不好？再拿老眼光看婦女，我可不答應呵。

馬萬寶：幹的都好。給你們都評成十二分，這該行吧？

金 梅：你別在那兒花言巧語耍嘴片子。再不好也抵得住你這個做生意出身的“改組貨”。

秀 英：金梅！你說的什麼話？出口傷人。

金 梅：該評十二分就是十二分嘛。

張老五：（不悅地）十二分？憑什麼？

金 梅：憑生產。

張老五：真憑生產？

鄭大嫂：地主才靠剝削吶。

張老五：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就把工分評一評？

金 梅：秀英姐，跟他們評。

鄭大嫂：評就評，還會落到他們後頭去！

秀 英：能評？

鄭大嫂：爲什麼不能評？

〔金梅向秀英耳語。〕

馬萬寶：光聽樓板響，不見人下樓呵！光說不練是假把戲。

男 甲：他們敢不敢哪！

馬萬寶：不評就算了吧。把我們男社員今天這幾分工都送給你們！婦女嘛總該優待優待。你說，隊長！

秀英：(被迫地)好！評就評吧。

馬萬寶：真敢評？

金梅：怕什麼？

男乙：評少了可不要吵吵鬧鬧，紅臉鼓嘴巴呵！

金梅：該多少是多少，同勞同酬是我們合作社裏的規矩。

孫大嬸：放一百二十個心，不會揩你們的油水。來評呵，

老五！

張老五：誰給你們評？有本事你們自己去評噢。

秀英：要評大家一齊來評嘛。

金梅：秀英姐，自己評就自己評，離了他們也能活。

秀英：五叔，那婦女們可要自己評了。

男甲：不要把工分評低了呵！

〔婦女們圍聚在一起，商量評分的事。〕

馬萬寶：(諷刺地)有我們秀英隊長參加，保險評的公平合理。

金梅：婦女們勞動了多少就評多少，多一分也不要，少一厘也不讓。

男乙：能那麼準？

孫大嬸：老老實實的算，爲什麼評不準？

男甲：哪呀！我看在評工之前，要先去找桿秤來。

孫大嬸：先把你們自己稱稱！

張老五：(一本正經地)我說句老實話吧！評分不評分倒是小事，婦女總歸是婦女呀。憑你們幹的這點活，就要跟我們男人評一樣的工分？

秀英：五叔，爲什麼男女一樣的幹活，就不能一樣的評分？

張老五：說句不好聽的話：“癩蛤蟆比黃牛”，你們是自不量力。

鄭大嫂：婦女們哪點做得不好，你去檢查嘛！

金梅：再不要拿婦女不當人了。婦女們幹的活，不見得就比你們差。

馬萬寶：你們真敢和我們男人比高低？

金梅：比就比：比工作，比學習，都不會落誰的後；就是比人數我們村裏的婦女也佔了一半呵。

〔男女社員們都笑起來。〕

馬萬寶：也不是要打架，比人數作什麼？

秀英：就是不打架，比一比也有好處。我們村裏三百多婦女，如今真正下地參加生產的還不到二十個人。要是三百多婦女都能組織起來參加生產，你們看，我們的勞動力會增加多少，生產會能提高多少！

男甲：你們婦女要真的都參加了生產，那我們社裏還不吵翻了天！

〔衆人又笑了起來。〕

張老五：婦女再多又有多大個用處？不是我老五擺老資格，幹起活來我一個不頂你們幾十個？

孫大嬸：風大了可別閃了下巴，老五！

張老五：（肯定地）幹活慢，質量低，不是閃腰，就是岔氣。婦女呀！這就是你們婦女的本領。

秀英：（不平地）五叔，你這話說的可不公平。就是說婦女們身體沒有你們壯，生產經驗沒有你們多；可是，女社員們也都在拚命的幹，虛心的學呀！要照你這麼說，婦女們不是半點用處也沒有了？

張老五：哪個說沒有用處？燒茶、煮飯、洗洗涮涮、轉鍋台、作針綫、帶孩子、守門子……你們的用處還少了？

我頂看不慣的是：該做的不做，不該做的搶着做。

鄭大嫂：（氣憤地）叫你這麼一說，婦女成了你們的什麼了？

張老五：管家的。

金 梅：那男人？

張老五：女主內，男主外。

金 梅：爲什麼不能男主內，女主外？

張老五：這是多年的老規矩了，還能叫男人去涮鍋煮飯帶孩子？

金 梅：革命就是要革這些不公平的老規矩。

張老五：（冷笑地）革了也怕你們主不了外。

金 梅：（激憤地）誰說的？

張老五：我說的。

金 梅：我偏不信。

張老五：還想比試比試？

金 梅：誰怕你們！

張老五：（望了望婦女們，把烟袋往腰裏一插）好。你們在這兒等着！我制不服你們才怪。（急下）

孫大嫂：（懷疑地）鬼頭鬼腦的，他又耍什麼花樣？

金 梅：除了輕視婦女，看他還有什麼花樣。

〔在附近歇晌的崔大伯和高變成，聽見爭吵，急急忙忙走了過來。〕

崔大伯：又吵什麼？你們這夥子年輕人，怎麼拿吵架當飯吃？噁！

秀 英：崔大伯，快坐下歇口氣吧！

崔大伯：我和雙成在那邊棚子裏歇着哪。我聽你們又和老五在吵嘴，爲什麼？

孫大嬸：爲什麼？我們合作社的老話：“不怕槍、不怕砲，就怕男女評分這一套。”還不是爲了評分的事！

金梅：（委屈地）大伯，剛才老五叔說的那些話，要是叫你聽見了，你就是不和他吵，也要把你氣成八塊。

崔大伯：叫我多活幾年等着看看社會主義！我才不去生那些閒氣。秀英，都是一個生產隊的人，老五的脾氣你們也不是不知道。你是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呵！你要是……

鄭大嫂：（辯解地）今天的事可不能怪秀英呵！

男甲：那怪誰？

金梅：怪你們的思想有毛病。怪誰？

男乙：你是看不見自己脖子後的灰。噲。

孫大嬸：好。叫我們的記工員馬萬寶說說看！記工員嘛，是不會說偏心話的！

馬萬寶：爲什麼偏叫我說？

孫大嬸：你是記工員嘛，說話當然會公平。

馬萬寶：從來也沒有說過昧心話。剛才老五的話也是說重了點，可是你們的嘴巴子也太狠了，常言說得好，一個巴掌拍不響，叫我說……

〔張老五從家裏挑來了滿滿的一担穀子，氣洶洶地放在金梅的面前。〕

張老五：（威脅地）這是一担穀子，是我挑來的。有本事你們給我挑回去。

〔張老五這個出人意外的舉動，引起了衆人的憤怒，連馬

萬寶等人也由於驚訝而怔住了。

崔大伯：(斥責地)老五，你這是幹什麼？

[金梅狠狠地把毛巾往肩上一搭，要去挑。

秀英：金梅，不要挑！

鄭大嫂：虧你想出了這好的主意。

張老五：(自鳴得意地)你們以為莊稼活都像打棉杈、摘老葉這麼容易？哼，這一担穀子還算是輕的吶。不讓你們幹，你們喳喳唬唬的搶着幹，真要叫你們幹點重勞動，你們又幹不了。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呵！你們想一想：要是婦女能幹活，還要男人幹什麼？還要革老規矩的命，我看還是不革的好。真的革了，看你們喝西北風去。

秀英：(激憤已極)你不該這樣做……我們賈社長早說過了，不允許男女社員硬比體力。不管男社員也罷，女社員也罷，大家都是在一個生產隊裏，論輩數你還是長輩，婦女們有哪裏做得不好，該教的就教，該說的就說，你就是批評得再狠，也不會有誰說二話；可你這樣做……

張老五：我錯了？我沒錯哇！秀英，你是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呵，說話可不能偏三向四的。

秀英：(壓住自己的憤怒)五叔，我是想大家不要爲了評分這件事，鬧得臉紅脖子粗的。男女社員都不能很好的團結，怎麼能搞好生產？又怎麼能給互助組和單幹戶起帶頭作用？

張老五：團結？是我不想團結？(指女社員們)一個個眼睛鼓的有雞蛋大，恨不得把我鼓死，這是想團結？

金梅：秀英姐，不跟他說這些，嘴巴嚙乾了也不頂事。

叫他們到我們棉田裏去檢查檢查！我死也不信婦女今天幹的活就比他們差。

鄭大嫂：金梅說的對，誰行誰不行拿實貨看嘛！

男 乙：看就看嘛。走！老五叔。

崔大伯：看什麼嘞！一天到晚吵吵鬧鬧，也不怕別隊的人笑話。

男 甲：吵也就是吵這一回，這回檢查完了，再就不會吵了。

孫大嬸：他們敢不敢去查嘞！叫他們去查！老五，去查嘛。

馬萬寶：查就查嘛，還能在她們面前栽筋頭？老五……

張老五：嗯！跟我來！

〔老五帶着馬萬寶等一齊下地去檢查了。〕

崔大伯：老五，老五……唉！

〔崔大伯和高變成追下。〕

孫大嬸：他是想在雞蛋裏挑骨頭，骨頭裏挑刺嘛。

金 梅：讓他去找。只要他找得出來。

秀 英：我有些耽心。（不安地）真要找出毛病來，小辮子可叫他們抓住了。孫大嬸，你看，在檢查你打整的那塊地了。

孫大嬸：放心，秀英，不會給我們婦女丟臉的。

秀 英：丟臉倒是小事。往後組織婦女參加勞動就更不好辦了。

鄭大嫂：秀英，我看他們是越來越不把婦女們當人看了。社長也不是不知道這些事情，怎麼也不管一管？

秀 英：這幾天生產太忙，你看從來不知愁的社長，這些日子也急得直皺眉頭，哪有工夫管這些事。昨天他還

給我說，我們社裏封建思想不少，要我好好的發動婦女團結男社員；誰知道今天就吵起來了……

鄭大嫂：我們好容易動員了上十個婦女下地，他們還挑三揀四的潑冷水。難怪五嬸她們都不想幹了，誰願意受這份冤枉氣！平等？這算什麼平等？

秀英：社長叫我們爭口氣把地裏活做好，我想不是沒道理的。婦女們在生產上拿不出成績來，那些封建思想是挖不掉的。

鄭大嫂：話是這麼說，可是聽了他們那些挖苦話，我自己也有些灰心了。

秀英：你也不想幹了？

〔鄭大嫂低頭不語。〕

秀英：婦女們都不幹他們才高興吶。爲什麼不幹？爲了我們的合作社，爲了奔社會主義，也不是爲了他們哪一個。

鄭大嫂：……幹是要幹的。他們的封建思想不改，怎麼幹得下去？

金梅：（緊張地）秀英姐，糟了，你看他們手裏……

〔老五等人拿着棉杈和老葉得意的從婦女們的棉田裏走了出來。〕

張老五：秀英，來看！這是你們要評八九分的人幹的活。大夥兒都來看看！杈枝、老葉都在上頭。說你們下地是白賺分，你們還抱屈，大夥兒都來看看！這是婦女們幹的活呀。

馬萬寶：真憑實據都擺在這兒了，再可不啞嘴了！隊長，憑這樣的活可不能再評八分九分囉。

金 梅：秀英姐，我……我受不了這份氣。

秀 英：……他們是存心找岔子。好吧！要查大家都來查！

五叔，你們剛才檢查了婦女們打整的棉田，婦女們現在也要檢查檢查你們的。

張老五：檢查我們的？

男 乙：男社員的不用檢查，一點毛病也沒有。

男 甲：檢查也是白費工夫，好好歇歇吧，何必這麼好強？

金 梅：秀英姐說的對。我們要檢查，偏要檢查！

鄭大嫂：我看是怕我們查出鬼來喇！

孫大嬸：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們檢查？

張老五：你們真要查？查！查！秀英，要是查不出毛病來就更丟臉了。

秀 英：（果斷地）走！我不信你們的老葉都摘乾淨了。

〔金梅拉着鄭大嫂跑進了男社員們打整過的棉田，秀英、孫大嬸也跟着下去了。〕

馬萬寶：（嘲弄地）跑慢些。碰掉了棉桃，我可不答應呵！

崔大伯：老五，你這大年紀了，怎麼總是跟婦女們犟勁？

秀英她們都是小孩子，一天到晚跟她們吵吵鬧鬧的，就不怕人家笑話？

馬萬寶：眼看着她們騎在男人脖子上，未必就不讓我們搖搖頭？

崔大伯：你也不是個好東西。老五，要檢查嘛，我們社裏又不是沒有檢查組，我看在生產的時候你們這樣幹不好哇！

張老五：這是她們逼的，也不是我自願的。

高雙成：你不逼人家，人家會去檢查？一個男子漢跟婦女

去比勁？你也真能做得出！

張老五：把我惹煩了，你可小心些呵！

高雙成：怎麼？我可不是婦女呵！你別錯看了人。

崔大伯：幹什麼！幹什麼！我們隊裏有你們這幾個人就熱鬧了，都吃了炸藥了！開起會來張口就是拖拉機，閉口就是集體化，團結呀！互助哇！拖拉機是吵得來的？我要是個拖拉機，你們敲鑼打鼓也請不來我，我來幹什麼？來跟你們慪氣，還是來跟你們生產？真是……太不像樣子了。

〔秀英和鄭大嫂、孫大嬸從棉田裏走了出來，金梅也拿了一大把杈枝、老葉跑了出來。

金 梅：你們看！這是什麼？看吶！

孫大嬸：這也是我們婦女幹的？老五！

鄭大嫂：把眼睛睜大些，看清楚咧！

秀 英：好了，不要再說了。

金 梅：看清楚了！這是杈枝，這是老葉，比我們婦女丟的多得多，你們憑什麼就該評十分？

張老五：（惱羞成怒）憑什麼？我老五活了四十歲，就是這路幹法。就這樣也得賺它十分工，這是熬出來的，誰敢不服？

高雙成：我就不服。

張老五：你憑什麼不服？

高雙成：我就不服你們這樣壓迫婦女。

張老五：哪個壓迫婦女？哪個敢壓迫婦女？說話可得留點底！

高雙成：我又沒有老婆，婦女評多評少，我家裏也分不到

一顆糧食一文錢。我還怕誰說閒話！

馬萬寶：幸虧你沒有老婆，你要是有老婆，怕更要偏着婦女說話了。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。

高雙成：沒有老婆怎麼樣？馬萬寶！沒有老婆的人連公道話都不能說了？憑良心講：人家婦女幹的活哪點不如我們男社員？婦女參加生產你們反對；人家按工評分你們也反對。這不是輕視婦女是什麼！

鄭大嫂：算是聽到了一句良心話。憑你們幹的這份活，起碼也得扣去五分。

孫大嬸：扣十分也不多。

張老五：扣我們的分？今天不扣你們的分就算抬舉了你們。

秀英：應該扣的當然要扣，可是扣也得有個扣的理由呵！

張老五：理由？兩大車也拉不完。我說句老實話，給你們婦女算上半個勞動力，就是很看重你們了。

秀英：你說今天婦女做的活哪點不如男社員？我是個婦女，有些話我不便說的；可我又是生產隊的隊長，要說的我還是要說。爲什麼婦女們作出和男人們一樣多的活，質量也不低，可就是評起分來不能一樣的評？依我說：今天婦女的工分應該比男社員評的高些才合理。

張老五：秀英，你是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呵，說話可不能存偏心。

崔大伯：老五，人家秀英說的話沒錯哇。當幹部的這樣做是對的。

張老五：是有偏心嘛。跟師父學徒弟還要三年不賺工錢呐，他們婦女才下地幾天，就要和我們男人一樣的評分？

高雙成：這也能算道理？虧你說得出口。

金 梅：看他還有什麼道理？

張老五：三天也說不完。

金 梅：那你就再說！

張老五：爲什麼你們是女人，我們是男人？

秀 英：如今男女平等，幹什麼也得一樣看待！

張老五：一樣看待？

秀 英：應該一樣看待，都是人。

張老五：一樣？總有不一樣的地方。

金 梅：咦！有什麼不一樣？你倒是說呀！

高雙成：沒有道理就認輸了！還找什麼歪理？

金 梅：（逼向老五）非要叫他說爲什麼不一樣。

〔婦女們把張老五包圍起來了。〕

張老五：一樣？看你們有本事尿得高些！

高雙成：呸！

金 梅：你胡說！你侮辱婦女！封建頭子！

張老五：我又不是反革命，敢給我戴這頂帽子！

金 梅：你就是封建頭子！憑什麼敢侮辱婦女？

秀 英：金梅，不要再說了。

張老五：……好哇！你回去問問你爹，看他敢說我一句重話不敢。你一個奶腥未退的毛丫頭，敢給我戴封建頭子的帽子。誰想逼我出社就明說，不要暗害人。

〔金梅委屈的哭了。〕

秀 英：不哭了。爲什麼要哭？是毛主席領導我們婦女翻身，共產黨號召我們參加生產，男女平等是人民政府的政策，看他們哪個擋得住。

張老五：好！今天我算得罪了你們。只怪我多管閒事。

秀英：（自語地）大家選我當隊長，我怎麼辦？……不行。生產決不能停下。（向着衆人）今天評分的問題，誰有意見開會的時候還可以提。意見是意見，生產可不能耽誤了。要是地裏打不下糧食，長不好棉花，就是一天評上一百個工分，還是一顆糧食也分不到。走！都下地去！

〔男女社員都陸續的下地去了。大樹底下只留下了張老五，馬萬寶走了幾步又停下來。〕

張老五：（自語地）憑良心說，是我老五爭着要多評分？我幹了大半輩子莊稼活，全社裏也是數一數二的強勞動，這樣才評十分工。你們才下地幾天，開口就要八九分，還跟我講什麼同工同酬的大道理，罵我是封建頭子，再過幾天還不把我送到縣裏去坐牢？

馬萬寶：老五，宰相肚裏能撐船，何必跟婦女慪氣？

張老五：她們欺負別人行，欺負我老五……哼！

馬萬寶：消消氣，幹活去吧。當心秀英她們又有意見了。

張老五：她是隊長嘛。就是叫我去坐牢，姓張的也不敢反抗。

馬萬寶：算了！秀英她們年輕，就是說錯了話也不爲怪。幹活去！樹下風大，當心得夾氣傷寒。走！

張老五：幹！我不幹了。如今是提高婦女的年頭，男人最好連屁都不放。

〔馬萬寶見勢不妙，怕事的溜了下去。〕

張老五：（自語地）不參加合作社還少慪些氣。

〔桂芝和賈社長匆忙的走了出來。〕